

亞細亞 - 聖地牙哥

上 冊

編者：羅傑斯·馬丁尼茲
譯者：羅 傑 斯

聖地牙哥出版

1997 - 2000

亚森·罗宾探案

上册

〔法〕莫里斯·勒白朗 著
易 明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亚森·罗宾探案

上册

〔法〕莫里斯·勒白朗 著

易 明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338千字 插页2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书号：10484·0210 定价：2.70元

ISBN7-80053-018-3/I020

出版说明

侠盗、侦探亚森·罗宾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勒白朗(1864—1941年)塑造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底下的福尔摩斯齐名,在法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莫里斯·勒白朗生于法国鲁昂,爱好文学,崇拜福楼拜和莫泊桑等作家。1887年出版小说《一个女郎》。后来受法国侦探小说家爱弥尔·茹波里安影响,改写侦探小说。第一部以亚森·罗宾为主角的小说1907年出版,以后陆续写了不少姊妹篇,风行一时。

亚森·罗宾与福尔摩斯各显神通,互争短长。不同的是福尔摩斯仅是一个善于破案的大侦探,而亚森·罗宾则既善侦探破案,使罪犯丧胆,又见义勇为,劫富济贫,使守财奴、阴谋家战栗。小说中出场的有贵族、官吏、法官、警察、法国阔老、炼金家、古董商、乡绅、大家闺秀、歌女、窃贼等。他们为争夺遗产、保险金、金粉、古董、钻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演出骨肉相残,夫妻成仇,杀人放毒,陷害诬告种种活剧,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法国众生相,有助于了解当时法国社会情况。

目 录

第一集 罗宾在监狱中

- 一 亚森·罗宾被擒3
- 二 在监狱中15
- 三 不受审讯33
- 四 七心纸牌51
- 五 稻草人76
- 六 红披巾87
- 七 家庭突变101
- 八 结婚戒指119
- 九 同车女客132
- 十 画中秘密146

第二集 侠盗的罗曼史

- 一 深闺女儿语163
- 二 怪客169
- 三 旧事重提174
- 四 移爱184
- 五 第二次光临190
- 六 贼影197
- 七 风雨奔波202

八	神秘的失窃	209
九	寻找线索	215
十	失踪者的发现	225
十一	检点失物	238
十二	珍珠耳环	237
十三	第三次通知	247
十四	秘密通道	253
十五	询美	260
十六	嫌疑犯	266
十七	逃走	271
十八	旧照片	281
十九	大盗和名探	292
二十	逃出虎口	303
二十一	拒婚	310
二十二	一败涂地	320
二十三	花好月圆	328

第三集 神秘的钟声

一	塔顶情尸	335
二	神秘的火	353
三	两母一子	372
四	快乐公主	389
五	悲恋	408
六	挟斧女	427
七	雪夜私奔	438
八	财神与好运	454

第一集

罗宾在监狱中

一 亚森·罗宾被擒

这次有趣的旅行一开始，预兆就不错。我们所乘横渡大西洋的北鲁温斯号轮船，航速很快，设备也很完善舒适，船长又是一个异常和蔼可亲的人。船上乘客，都属于上等阶层。我们置身船上，就像在孤岛上一样，与大陆隔绝，只好自行结合起来，安排种种娱乐活动。我们原是萍水相逢，在上船之前，或许无一面之缘，现在却能情投意合，想起来真不胜诧异。我们在天淡云低的海面上，一起同澎湃的风浪搏斗，一起在百无聊赖的沉寂中度日，共同的心愿就是缩地有术，早日到岸。唉！人的一生，有时丰富多采，有时单调乏味，何尝不是一段旅程呢？

我们感谢宝贵的最新发明——无线电。它使我们感到虽然在海上航行但却和大陆连接在一起，息息相通；这给我们枯燥的海上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我们很神秘地接到有点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消息。因此，虽然是在茫茫海洋，一路上总觉得有人陪伴着、保护着我们，不同人世间隔绝。那无形的声波，从遥远的大陆上传来，清楚地跟我们说话。有两个朋友，曾在无线电里和我通话。其他旅客的亲友也从空中送来种种的音讯。

我们启航后的第二天下午，离开祖国法兰西的海岸，已经有五百哩。这时洋面狂风惊涛，轮船仍在破浪前进。船上收到一个无线电报，收报员正在记录：

“亚森·罗宾正在你们船上头等舱里。秀发，右肘有伤。独行

无伴。他的化名是R……”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个霹雳，收报机受震，下面的符号便模糊了。只知道罗宾的化名，第一个字母是R。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所有船员，不管是船长还是收报员，都得严守秘密。然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却终于从船员的口中泄漏了出去。这一天还没过去，旅客已经议论纷纷，说那位大人物亚森·罗宾正混迹于旅客当中，谁听了都不禁捏一把汗。

这位大人物亚森·罗宾，原来是一个神奇的大盗。几个月前报纸上用了巨大的篇幅，报道他的案件，轰动了整个法国社会。大侦探老甘勒马费尽心机，却只抓住一些不起眼的把柄，毫无结果。看来，罗宾专挑豪门的府邸和乡村别墅，表演他的神技。有一夜他溜进岳梅男爵的府上，不拿一点东西，只留下一张写着“盗贼绅士亚森·罗宾”的名片，又用铅笔附注“阁下收藏，如非赝品，将再来访”。他嫌男爵只收藏些假古董，所以空手而返了。

据说罗宾最擅长化妆术。什么汽车司机、歌伶、订书匠、贵公子、美少年、龙钟老翁、马赛的行商、俄罗斯的江湖郎中、西班牙的斗牛士，都会成为他的化身。现在，他竟敢藏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船里！既然他坐的是头等舱，那么在餐室、客厅、吸烟室这些地方，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和他接触。于是，人们疑神疑鬼起来：也许那边的那个绅士，也许这边的一个，也许坐在我餐桌的近旁，正是亚森·罗宾。天知道他是谁？

第二天，有一位叫奈丽·安德坦的姑娘说：“我们在四五天的旅途中，总要被闹得心神不安，真可怕啊！我希望趁早把罗宾逮住，让大家可以高枕无忧。”她又转身对我说：“坦德勒先生，你跟船长很熟识，可有什么风闻吗？”

奈丽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华年玉貌，许多人为之倾倒。她生

长在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安德坦先生是美国的资本家。她这次渡海，是为了到芝加哥去探望父亲，一路上有女友克兰夫人陪护。从前，我对她，同别的陌生人一样，只不过略加注意。后来同在一船，便逐渐亲热起来，迷醉于她的美貌，只要看到她的盈盈双眸，就会勾起无限情丝。她也好像与我感情相通，无论听我讲什么故事和笑话，总是凝神谛听，有时嫣然一笑。可恨船上有一个年轻男人，可算是我的情敌。他长得非常英俊，衣饰华丽，态度庄重，有时说一两句冷话，更能吸引她；似乎比我在巴黎时蝴蝶式的周旋，更为高明。

奈丽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正一起坐在甲板上的软椅中。昨天的狂风惊涛，早已消失，现在碧海晴空，是一个极为美好的下午。我说：“没有什么消息。我想我们不妨学学罗宾的劲敌甘勒马的样子，来侦探一下。”

“唉！你真的太性急了，”奈丽姑娘说。

我忙问道：“为什么？难道不容易着手吗？”

奈丽说：“不错。”

我说：“我们有入手的线索，你忘了？”

奈丽问：“什么线索？”

“第一，罗宾的化名，第一个字母是 R……”

奈丽说：“单凭这一点太难了！”

“还有，”我说，“第二，他独行无伴，第三，他仪容俊美。”

奈丽说：“就是有了这三点，你怎么着手？”

“只要把头舱旅客的名单查看一下，逐一挑出 R 字母开头的名字来，”我说到这里，记得袋中原放着一张名单，便取出来点看，有十三个人的名字，开头的字母是 R。

奈丽在旁问：“只有十三个人吗？”

“是的。这十三个坐头等舱的旅客中，我知道其中九位，都有夫人、儿女或仆人同行，另外四位却没有同伴。一个是赖夫登侯爵……”

“我认识的，”奈丽姑娘插话说。“他是大使馆的秘书。”

“一位是劳森大佐。”

旁边有人接口说：“他是我的叔父。”

我又说：“第三位是里夫泰先生。”

“不敢，鄙人在此，”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满脸浓髯的意大利人。

奈丽姑娘不觉失笑说：“这位先生可不算俊美吧？”

我接着说：“第四位朋友，嫌疑可能最重了！”

奈丽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第四位是罗赛先生，诸位可有谁认识他？”

这时在座的人，都默不作声。奈丽回头对她旁边静坐着的那个少年说：“你怎么说，罗赛先生？”

她的话立刻引起大家注意，许多人的眼光都投向那位少年，而他偏又生着一头秀发。

我的心微微地动了一下，别人也不作一声，可见都受到了震动。但是，罗赛的态度十分冷静，没有可疑的地方。他很从容地向奈丽姑娘说：“叫我怎样说才好呢！我的名字开头字母是R，又生着一头秀发，也没有人结伴旅行。我本人也和你们的意见一样。我想还是把我拘留起来好。”他脸上的表情很神秘，薄薄的嘴唇显得惨白，红红的眼睛睁得很大。

大家并不去理睬罗赛的俏皮话，但他的脸色，使人瞧了十分难受。奈丽带着娇媚的样子问道：“你肘上可有伤痕吗？”

罗赛应道：“不错，伤痕却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很不安地卷起

衣袖来。

我在旁边看得仔细，忙向奈丽姑娘递了一个眼色，暗示罗赛所卷的衣袖，并非右臂，却是左臂。我正想说破的时候，突见奈丽的女伴克兰夫人急匆匆地奔来，神色仓皇，气喘得说不出话。人们丢开了方才的话题，围了上去。克兰夫人歇了一会儿，吃力地说：“我的首饰，我的珠宝……全给人偷去了。”

大家赶去一看，却见她的首饰、珠宝并没有被全部偷去。窃贼把所有的首饰，加以精选，拿走了最值钱的珠宝，镶底仍旧留在桌子上，好像一朵鲜花摘去了有色有香的花蕊花瓣，只留下些花蒂和枝叶。据说窃案发生在白天，克兰夫人在外面喝午茶，那贼便是一条常常有人来往的甬道上，打破房门，在一只薄板箱中，发现克兰夫人的小首饰盒，便不客气地打开挑拣，然后扬长而去。无论哪一个旅客都说这一盗窃案是亚森·罗宾的杰作。

晚餐时，罗赛先生两旁的座位，空着没有人坐，大家都对他产生了怀疑。黄昏时刻，船长派人传唤罗赛前去。我们纷纷猜测，以为他必遭拘禁。“亚森·罗宾已在网中！”大家这样一想，放下了心头重担，又尽情作乐起来。在客厅里，我们有时围坐猜谜，有时捉对跳舞。奈丽更显得活泼愉快。她的芳心里，虽曾嵌过罗赛的小影，如今已经完全抹去了。我被她的娇媚所迷醉，在宁静夜晚的月光下，鼓起勇气，向她吐露自己的爱慕之心，她也并不见怪。

第二天却有了令人非常失望的结果，罗赛的嫌疑，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船长已把他开释。罗赛自称是法国波尔多城一个富商之子，所携文件尽可证明。他的两肘，也绝没有什么伤痕。有些旅客，对于船长的举动，表示反对，说：“所谓证明文件，大概是出生证一类的东西，罗宾要拿出十多张来也可以办到！至于伤痕，也许他不曾受伤，也许已经弄掉了，谁知道呢！”

有的旅客说：“推测窃案发生的时间，罗赛正在甲板上散步，看来他未必有干系。”

别的人反驳说：“亚森·罗宾神通广大，这种窃案，他也不一定会亲自出马。”

罗赛这一次，确是独行无伴，他又生着一头秀发，姓名开头的字母是 R，和那告警的无线电报，正是吻合无间的。

茶点前几分钟，罗赛很从容地向人丛中走来。克兰夫人和奈丽姑娘便走开去了；别的旅客见了罗赛，也不禁毛骨悚然。过了一小时，有一张通知，在船员和旅客中轮流传看。原来路易·罗赛先生，征求发现真正的亚森·罗宾，或觅得克兰夫人被窃的珍饰，悬赏一万法郎以待。罗赛还告诉船长说：“如果没人肯助我一臂，我自己将挺身跟这恶贼作战！”

反对罗赛的人说：“亚森·罗宾要跟亚森·罗宾作战，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罗赛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这两天里，他不断地在水手中盘问探查，直到深夜还不肯休息，真是劳苦极了。

船长督率职员，把北鲁温斯号轮船，从船头搜到船尾，舱房里更查得仔细。照他们的想法，那珍贵的首饰一定藏在什么地方，决不会在窃贼自己的舱中。

奈丽见他们这样检查，便向我说：“任他罗宾神出鬼没，可也不能把那些珍珠宝石变得无影无踪。哪里能找到这样严格的检查？”

我说：“未必，除非把我们的衣帽都拆开来检查。我们携带的东西，也得好好地查验一下。”我把手中的柯达照相机给她瞧。这照相机只有五寸长四寸宽，平时我用来拍摄她的种种姿态。我又说：“这样大小的照相机里，尽可以安放克兰夫人的贵重的饰物，谁会怀疑到呢？”

奈丽说：“据说盗贼手段无论怎样高明，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我说：“但有一个人从不留下形迹。这人便是亚森·罗宾。”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精细的人，在作案时，一切都想得很周到。”

奈丽笑着说：“你倒赞许他。”

我忙说：“我可没有亲眼瞧见他干什么窃案。”

奈丽说：“那么你以为……”

“我以为我们是枉费时间罢了！”这是我的结论。

船员们的努力，不但没有丝毫结果，船长衣袋中的表，又不翼而飞了。船长很生气，对罗赛盘诘了好几次。第二天，副船长的领圈中忽然发现一只表，正是船长丢失的。旅客们听了这件事，不觉失笑，暗暗佩服亚森·罗宾的本领，够得上艺术家的资格了。他戏弄人们，好像戏剧家，坐在旁边，看台上演出他亲手导演的喜剧。大概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吧。

亚森·罗宾真不愧是艺术家。我看到罗赛态度沉着，一身兼串两角，确是煞费苦心。我每和他交谈，内心深处暗暗地钦佩。

船到新大陆的前一晚，负责守望的船员，听见船角黑暗处有人在呻吟。他奔过去一看，甲板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两手反绑，脸上蒙着灰色的厚毛巾。船员赶快给他解缚，扶他坐起，灌了一点饮料。在灯光下看见这位不幸的朋友，正是被疑为亚森·罗宾的罗赛先生。据他说他在甲板上探查贼人，不防遭了袭击，身上的钱也被劫去了。罗赛的上衣，用别针扣着一张名片，写着：

“亚森·罗宾敬领罗赛先生的赏金一万法朗。”

其实，罗赛身上的手册中，夹着两万法朗的纸币。

还有几个旅客攻击罗赛，说他被缚遭劫全是假的。但察看他身上的捆绑情况，自己是做不到的。名片上的字，也并不是罗赛的

笔迹。船上恰好有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罗宾的手迹，取来核对一下，名片上的字正和罗宾的相似。于是大家才知道罗赛确是波尔多城富商之子，毫无嫌疑，亚森·罗宾确在船上，混迹在旅客队伍里。

对全船的旅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互相知道来历的旅客，整天小心翼翼地守在一起。谁也不敢孤身留在舱房里，谁也不敢独自走远。即使是对很熟悉的人，有的也暗暗起了猜疑。从前的猜疑，只集中在罗赛身上，现在却分散开来，每个人都有被认为是亚森·罗宾的嫌疑。疑神疑鬼，幻想重重。因为罗宾的化装是在常人意料之外的，也许他是可敬的劳森大佐，也许他就是高贵的赖夫登侯爵……直到后来，连那些带着家眷的旅客，以及姓名开头字母不是 R 的，也逃不了是亚森·罗宾的嫌疑，船上简直成为恐怖世界了。

不知是船长故意保守秘密，还是无线电里确实再没有什么消息，我们都绝无所闻。大家还将在恐怖中，挨过船上生活的最后一天。大家想罗宾作了这两次窃案，一定还不满足，也许第三次发生的不是窃案，而是暗杀的惨剧了，谁知道呢？他混迹在旅客中，俨然成为一船之主。船员们对他也无可奈何，任他为所欲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几乎成了他的囊中物。

我虽然跟着大家恐怖焦急，然而我也感到这时光阴是最甜蜜的一刻。奈丽姑娘见了这样可怕的事件，十分畏怯。她对我已有充分的信任，就整天跟着我，要求我保护，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迷醉在奈丽的爱情中，不觉在内心深处给亚森·罗宾祝福，感谢他的大力帮忙，使我做着温馨的美梦。

轮船近岸的时候，我们还相依相偎，并肩靠在栏杆上，看美国的海岸线渐渐地迎面而来。船上的人，都等候着这最后的一刻，可

能揭破这哑谜儿，亚森·罗宾化装成什么人？冒用什么姓名？果然最后的一刻到了，不要说别的旅客，就是我，也终身难忘这时的情景。

奈丽姑娘很激动，靠在我的臂上，几乎像要晕过去。我瞧着她，说：“奈丽，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呢？”

她说：“你自己也变色了！”

我说：“这重要的最后一刻，谁都会觉得兴奋！但现在我还能跟你并肩絮语，是多么的快乐，你以后还能回忆。这……”

那时奈丽十分激动，也不曾听清楚我的话。船靠码头，放下吊梯。旅客还不曾上岸，先有几个人，像海关职员、邮递员和警察等到船上来。奈丽缓缓地说：“我希望我们在这时候，得悉罗宾在中途脱逃，那就好了。”

“是啊！”我说：“依罗宾的行事而论，他宁愿葬身大西洋中，而不愿受擒去过铁窗生活吧。”

奈丽用媚眼看着我，说：“你还有心情说笑话吗？”

我抬头一望，突觉一震，向奈丽说：“吊梯旁边，站着个瘦瘦的老头儿，你看见了吗？”

奈丽说：“是不是穿青色外衣，拿着一柄伞的那个？”

“是呀！他就是甘勒马。”

“甘勒马？”

我说：“不错。这位著名侦探，曾立誓要生擒亚森·罗宾才甘心。我明白了，船上后来得不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因为甘勒马的干涉，他老人家总是一向独行其事的。”

奈丽问：“你以为他已得到线索，罗宾一定逃不过他的掌握吗？”

我说：“这可不能断定。据说甘勒马也不曾见过罗宾的真面目，